

杜甫最是多情人

鄧文娟老師

人到中年，我方愛上唐詩。

起初我最愛李商隱的淒迷——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」但後來覺得義山頹廢，轉而愛王維的清幽——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」及後發覺維好詩名，轉而愛白居易的誠摯——「座中泣下誰最多？江州司馬青衫濕。」讀呀讀呀，要求愈來愈高，我最終愛上杜甫的高遠——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！」

李白和杜甫齊名，我雖也愛李詩的飄逸，但總覺得杜詩較難能可貴。說來真好笑，其實年輕時我並不喜歡老杜，人人皆說杜詩「沉鬱」，我不懂，只覺其沉悶，來來去去都是「忠君愛國，憂國憂民」，竟想不到現在居然愛上他！

杜甫不像同年代的李白和王維般，有幸得到玄宗賞識，由於他作給玄宗的賦不夠好，考的那場科第試又已內定，一生都未能平步青雲。「安史之亂」後，他還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，連幼子也要餓死！不過我察覺他在詩中，並不是要寫個人的失意，而是寫雖處憂患卻悲天憫人的深情——「跨馬出郊時極目，不堪人事日蕭條。」

杜甫很多情——兄弟之情、夫婦之情、朋友之情、君臣之情、家國之情 … 通通都溢於言表。我終於明白了杜詩的「沉鬱」，就是詩中隱藏着那無盡的深厚之情！

我同情杜甫的際遇，但覺得他依然幸運。他所經歷的只是兵荒馬亂，並非國破家亡。但中國近百多年來，面對的是虎視眈眈的外國勢力瓜分危機，從帝國列強入侵、強簽不平等條約、強國租界林立，到軍閥割據、日本侵華；封建制度下的中華文化遇上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文明現代化，衝擊著多少志士仁人，為國家的盛勢復興而探索前路，過程因熱切與焦急而犯錯，走上不同路線方向與意氣之爭，內鬥不息。今天國家慶幸已逃過被宰割與瓜分的年代，可仍面對嚴重的資源不足局限、文化萎靡不振、環境污染、道德淪喪、貪污腐敗、世局動盪、大國遏制、正氣不彰、前路 …… 一切一切，比起杜甫那個時代更叫人感到複雜與無奈，心感徬徨！杜甫詠史詩中關於宋玉的有兩句最能觸動我的心——「悵望千秋一灑淚，蕭條異代不同時。」

想到這裏，我竟哭了。